



窮理致知

孟子「仁者無敵」思想探微之一：

談孟子的養民政策

● 張垣鐸*

孟子處在戰國列霸交征的混亂局面下，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p452）¹。乃憑著他那股私淑孔聖的決心與救世的宏願，起而大張撻伐，「距楊墨，放淫辭，息邪說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p453）。思能挽回逐漸沉淪的世道人心，重新建立一個紀綱分明的社會。並且因著先天資稟上那種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」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p361）的至大至剛之情，一發而為浩然正氣，周遊列國，明辨義利，期能得一賢君任用，實現其政治理想。雖然因種種關係，未能如願，不得已，乃退而從事較育工作，將滿腔熱情，轉而傾吐在《孟子》一書上，影響中國政治思想至深且遠。其規模不可謂不大，其覃思妙義不可謂不深且闕矣！

然則孟子的政治理想究竟是什麼呢？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「仁者無敵」而已矣。

梁惠王曰：「晉國，天下莫強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；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；南辱於楚。寡人恥之，願比死者一洗之，如之何其可。」？孟子對曰：「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歛，深耕易耨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制梃，以撻楚之堅甲利兵矣。彼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，以養其父母；父母凍

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¹ 本文所引用《孟子》文本，皆出自謝冰瑩等編譯《新譯四書讀本·孟子新譯》，臺北市：三民書局有限公司，1987年8月初版。

餓，兄弟妻子離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誰與敵？故曰『仁者無敵』。王請勿疑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p311）。

在這段對話中，孟子已為吾人勾勒出「仁者無敵」的理想政治所必須具備的四種條件——①養民；②教民；③保民；④安民。也就是說，這「養民」、「教民」、「保民」、「安民」，乃是達致「仁者無敵」理想政治的具體方案。本文先來探討孟子的養民政策。

孟子認為國家成立的首要條件，在於人民的擁戴；想得到人民的擁戴，必須有足夠的財食來生養百姓，使其不虞匱乏。所以說：「養生喪死而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p307）。他看到當時諸侯為了爭奪霸權，攻城掠地，競相誇耀自己的武力，甚至不惜搜刮民財，厚積糧餉軍馬，坐視百姓「老弱轉乎溝壑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p349）。因此，極其憤慨地指責道：

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莩，此率獸而食人也！獸相食，且人惡之，為民父母行政，不免於率獸而食人，惡在其為民父母也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p310）。

加上當時因為連年征伐的關係，井田制度早已全面崩潰，「經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穀祿不平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p415）。人們終年辛勤耕作，仍然難逃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p318）的悲慘困境，又如何有暇來修治禮義呢？以故，人心日漸敗壞，道德日漸沉淪，作奸犯科之事，層出不窮，真是到了「放辟邪侈，無不為已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p318）的地步。孟子深知「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」的道理，認為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為能。若民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；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為已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p318）。而這一切都肇源於暴君汙吏的「慢其經界」、「奪其農時」、「厚其稅斂」、「苦其徭役」，使人民沒有充裕的土地與時間從事生產。孟子強調，人君治國之道，絕不可怠緩民事。因此，苦口婆心地指出：

「夫仁政，必自經界始……經界既正，分田制祿，可坐而定也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p415）。





「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……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p307）。

「易其田疇，薄其稅斂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時，用之以禮，財不可勝用也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p626）。

蓋執政者真能本著養民之心，處處關照百姓，為百姓着想，即使「以佚道使民，雖勞，不怨。以生道殺民，雖死，不怨殺者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p619）。更何況能使百姓財用充足，「使有菽粟如水火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p626），那人民焉有不擁戴的呢？果真如此，一旦國家有事，人民必定「迺積迺倉，迺裹餼糧；于橐于囊，思戢用光；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啓行」²（《詩經·大雅·公劉》）以報之了。

² 七句，義謂執政者能讓百姓食用豐饒，得到百姓的擁戴；國家一旦有事，百姓自然備足糧食，攜帶兵器，枕戈待旦，同心協力，來捍衛國家，弘揚國威。餼糧，乾糧。橐囊，盛裝糧食的袋子。戢，同心協力。光，弘揚國威。弓矢干戈戚揚，弓、箭、盾牌、戈戟、斧、鉞等兵器。爰方啓行，動身出發。

